老鹰谷

李青松

之前，我从未见过上万只鹰聚群的壮观场面。

那座山谷里的鹰多为苍鹰，黑褐色，白羽尖，胸部密布灰褐与黑白相间横纹。飞行时，双翅宽阔，翼展蓬勃。细观之，翅下灰白色，并间杂黑褐色横带。好威武的鹰啊！

那座山谷，在大西北天山脚下。早先，这座山谷没有名字，当地人说起它时就叫“那块地”。我去后认为不妥，这么有故事的山谷怎么可以没有名字呢？应该有个名字呀，便曰之：老鹰谷。

当地村民都很赞同这个名字。于是，“老鹰谷”取代了“那块地”，就被叫开了。

老鹰谷走向自西向东，两边是起伏的悬崖峭壁，裸岩狰狞。山谷是陡然沉下来的，沉到最底处，便是一条河了，蜿蜒曲折，河水静静地流着，滋润着两岸的万物。胡杨，一副忍辱负重样子，倔强地生长着。数不清的鹰栖在树枝上，远看如同树上挂满了黑褐色布条。红柳，虽然个体纤细柔弱，但组成群落却密密实实，以绝对多的数量，占据着山谷里最惹眼的位置。它们在河水反衬下，泛着幽幽的暗红色的光。红柳丛中，跳跃着生命。野兔、野鸡、沙斑鸡、田鼠、刺猬、旱獭、草蛇出没其间。鹰，在高处盘旋，时而静止不动，时而滑翔翻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寻找抓捕时机。

老鹰谷的鹰可不好惹。性格暴烈，彪悍。

鹰的嘴和爪子如铁一般，强劲有力，抓取猎物时，犹如疾风扫落叶般凶猛。鹰的身躯壮健而厚实，肌肉紧实，羽毛坚硬。它的姿态是轩昂而英挺的。在浩茫的天宇间，动作疾骤，快如闪电。在所有鸟类中，鹰是飞得最高的。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老鹰谷的时候，也照亮了这片斧削般的峭壁。黑褐色的羽毛微微动了动，鹰便睁开了眼睛。

“丢——溜——溜——！”

“丢——溜——溜——！”

长长的唳啸，唤醒了沉睡的山谷——新的一天开始了。

鹰巢筑在悬崖峭壁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牧羊人陈老爹知道，村民也知道。但是，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李青松供图

鹰巢像是一个平底筐，用横七竖八的枯枝树条，就那么毫无规则毫无逻辑搭建而成。——不是凹下去的，而是杂乱无章胡乱堆起来的。“平底筐”往往建在两块岩石之间（那里干燥安静，少有干扰），简陋，粗鄙。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少道理，也没有什么美感。但是，错了，如果我们都那么认为，说明我们是多么的愚蠢。其实，“平底筐”恰恰透着鹰的大智慧：稳固、牢靠、避风、避险、耐用。

从生存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平底筐”的实用价值远大于美学价值。不过，“平底筐”的缝隙里也间或夹杂着一些羽毛，是为了装饰？还是为了舒服？大概只有鹰自己知道吧。

老鹰谷的鹰，虽说不是作恶多端的坏东西，但有时它们也会惹是生非，令人讨厌。

这天，陈老爹赶巴扎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锅盖大的馕，边走边吃，不觉间就进了老鹰谷。一不留神，陈老爹手里的馕却丢了。他回头寻找，路上没有，旁边灌木丛没有。馕哪里去了呢？难道长了翅膀吗？对了，馕真的长了翅膀。陈老爹抬头向上看，原来，空中一只老鹰叼着他的馕，正忽闪忽闪抖动翅膀嘲笑他呢。陈老爹很是生气，捡起一块石头抛向空中，老鹰一惊，嘴巴一松，馕从空中滴溜溜落下来。陈老爹奋力去接，可没接住，馕落在了一个沙坑里。腾地一下，沙坑里蹿出一个黄色的影子，慌慌然逃进红柳丛中。是野兔吧？也可能不是。

陈老爹拾起馕，用嘴吹吹了沙，接着，狠狠咬了一口，往下咽，却噎住了，噎得直翻白眼。他挺了挺脖子，骂了一句：“狗日的老鹰！”

“丢——溜——溜——！”空中的鹰，排出几粒屎，陈老爹躲闪不及，屎落在脖颈上。臭！

鹰是在故意羞辱陈老爹。这还没完呢。

次日，陈老爹家鸡窝里的鸡蛋被什么贼偷吃了，光剩下空蛋壳壳。次日的次日，正在下蛋的芦花老母鸡又不见了。陈老爹忍着，没言语，照旧在老鹰谷牧羊。可是，于崖壁的底端，陈老爹却发现了一堆芦花鸡的羽毛。一片狼藉。

陈老爹怒火满腔了。陈老爹打算给老鹰点颜色看看。某日，在老鹰谷里牧羊的陈老爹一眼瞥见了崖壁上的老鹰巢，便举起牧羊的杆子要把它毁了，却听到“溜溜溜！”一声唤。细观之，崖壁上趴着一只老鹰，挣扎着动了几下，就又安静了。

原来，那只鹰的翅膀断了。

鹰的眼神里没了戾气，却满是恐惧、无奈和哀伤。

陈老爹心软了。

陈老爹爬上崖壁，把衣服脱下来罩住了受伤鹰的头，抱回家。找出接骨木叶子，捣成糊糊，涂在鹰翅伤口处，再用绷带小心翼翼地缠上。多日之后，在陈老爹细心照料下，老鹰翅膀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然而，在陈老爹看来，那只鹰还相当虚弱，元气和体力恢复尚需时日。陈老爹三天两日，从镇上屠宰场弄回一只鸡架子喂鹰。后来，鸡架子涨价了，陈老爹的开销有些吃紧，就去田里下夹子夹老鼠给老鹰吃。伤筋动骨一百天，老鹰的伤终于养好，元气和体力也恢复了，翅膀一抖动呼呼生风。陈老爹知道，老鹰又可以把云和风踩在脚下，重返蓝天了。

选了个晴朗的日子，陈老爹便把它放飞了。陈老爹徜徉于老鹰谷，心里空落落的，怅然若失。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因为鹰，老鹰谷里的草木，从没有遭受过鼠害虫害。老鹰谷麦田里的麦穗粒粒饱满，年年丰收。

头一场春雨过后，老鹰谷沉浸在超乎想象的宁静里。头顶晴空水洗过一般，瓦蓝瓦蓝。那些胡杨，那些红柳，又长出新叶，欣欣向荣。风仿佛是甜的，微微拂动着树梢。

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嘭！陈老爹在追赶一只走散的羊羔羔时不慎坠崖。从此，老鹰谷里不见了陈老爹的身影。

“丢——溜——溜——！”

“丢——溜——溜——！”

老鹰谷，不时传来一声声凄凉的唳啸。陈老爹并没有摔死，而是摔断了脊椎，再也不能健步如飞地行走，再也不能挥动着杆子牧羊了。在陈老爹养伤的日子里，家人清早开门时发现，门口总是有人隔三差五地丢下一只野兔。

会是谁呢？

抬头望天，一只鹰在陈老爹家房子的上空，盘旋着。一圈，一圈，又一圈。久久不肯离去。

后来，每年四月间，老鹰谷就会出现上万只鹰聚群现象。

“丢——溜——溜——！”

“丢——溜——溜——！”

老鹰谷充满喧嚣。鹰鹰鹰鹰鹰。空中是鹰，胡杨枝头是鹰，红柳丛中是鹰，地上是鹰，河边是鹰，麦田里是鹰。鹰鹰鹰鹰鹰。如此多的鹰聚在一起，出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连鸟类专家也无法解释。

我出差来老鹰谷看退耕还林，恰巧看到聚群的鹰。——唉，不禁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生态需要空间的分布，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修复了自然，也就治愈了自然。我隐隐感觉到，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恢复和稳定，老鹰谷里，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澳洲学生遇上重庆

庄　雨（澳大利亚）

两年前我带了一批澳洲墨尔本的大学生，到重庆大学参加中澳大学生论坛，同时学生们还进修短期的中文课程。论坛主题是两国青年如何诠释彼此的文化。几个人都喜欢上了重庆。

一次路经一个广场，音乐喧闹，原来是大妈们在跳广场舞。我向澳洲学生解释，此乃体育锻炼的一种方式。学生回应说：不仅仅是锻炼，也是热爱生活。这里的人都争取身心快乐。为什么不呢？

重庆号称雾都，当地只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天气晴好，一般都雾蒙蒙，所以柳宗元说，狗会吠日，因为总也见不到太阳，不认识。“蜀犬吠日”出自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见天不见日，可是人民仍然安居乐业。外人不解甚至纳闷：不见天日多郁闷。重庆的朋友闻言大笑。天府之国，人们都怀着淡淡的喜悦。不仅重庆本地人热爱家乡，外乡人，甚至外国人也喜欢这里。

学生们都认真准备论坛发言。

重庆大学外语系的学生认为只有掌握了中国古典文化精华，古为今用，方能在国际交流中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长项，同时了解自己的不足，培养自我反省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个观点在论坛上得到澳洲学生的共鸣。他们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哲学很有意思！

对此我深有体会。平时讲课时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越来越多的澳洲学生选修中文，他们渴求了解中国文化，最初的好奇已经跃升为迫切的求知欲。由于中国持续增强的影响力，不仅中文成为墨尔本机场等公共场所的标示语言之一，而且澳洲也开始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

一位男生脸色苍白来上课。听我讲情绪和健康的关系。讲到思伤脾。有人问，脾是什么？在哪里？然后低头查电脑或手机。我解释说，脾是中医的后天之本，和胃一起主消化收纳运行。如果你思念太甚，思虑过多，脾就疲惫，慢慢处于懒惰状态，不好好工作了。那男生眼睛一亮，说，怪不得！我最近没有什么食欲，可能太想念自己的女朋友了。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他还专门给我看买来的书法配图片的书，显示出对汉字的浓厚兴趣。他尤其喜欢汉字中隐藏的抽象图形之美。

讲到悲伤肺，祖籍伊朗的马克略有所悟，说，澳洲很多哮喘病人，肺不好，他们中一些人看起来就抑郁不乐。也许让他们高兴起来，病情就可以缓解。大家对他的大胆假设抱支持态度。马克的专业是经济，由于会说一些中文，毕业后他顺利得到澳洲第一大银行的工作，可以接待来自中国的客户。

还有几个学生最喜欢汉字中蕴藏的历史。让他们画车，我说，如果是古代华丽的马车，就要有华盖。然后我把“车”字的演变写出来。学生明白了“车”乃截取了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轮子和连接轮子的横辐。

我讲解“明天”：为什么从字面上看，“明天”是光明的一天？我的理解是：因为今天我们还要经历夜晚，之后天亮起来，就是明天。中文奇妙，比起一个技术上的时间，它充满了光与暗对比的哲学，充满了形象，充满了生命要素，充满感恩和希望。

讲到道家，问学生小草和大树谁更刚强。当然是大树，众人说。那么风暴来了呢？一位女生略加思索后回答，风暴中大树可能被连根拔起，小草却安然无恙。立即有男生反驳：那如果大树倒下时砸烂了小草呢？说完后又觉得只是小概率，自己先笑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国大学生都对文化交流抱持开放的态度，认为需要更新对彼此的认识，打破常规。

汤姆是一位工程专业的学生。他的中国之行包括访问许多重要工程项目，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三峡。这位未来的工程师也是颇感性的人，他很喜欢在树木上挂满红布条的许愿林，对那些同心锁也情有独钟，因为他相信每一枚同心锁背后都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他还携带了一些母亲的骨灰，把它撒在张家界天门山的最高峰。根据传说，天门山是生界和灵界的门关。他在自己的微信中介绍了天门山。

坐上重庆火锅的宴席，几个学生面对桌子中央的鲜花和满桌丰富的食材兴高采烈，感慨这里的宴席很有意思，兼有娱乐和与朋友交流的功能。有学生对微信支付相当喜欢，打听怎样才能把钱放入微信钱包。

坐高铁也是神奇的体验。时速达到300公里以上的火车目前澳洲还没有，当然感觉不一样，好像贴着地面飞。我的学生说，关键是很稳，简直感觉不到火车在高速运行。我回忆起20多年前的绿皮普快列车，时速不过120公里左右，由于车次少，站票多，上车时拥挤不堪，还有小朋友被从窗口塞进去。现在的高铁提速接近3倍，大大方便了出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在话下。

秩序来自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我记得十几年前公共汽车车少人挤，保证准时上班是件让人头疼的事。现在车次增多，准点率也大大提升。退休人士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这是值得称赞的一大福利，即使在澳洲这样人均资源配置很高的国家，退休人士也仅仅是享受半价票而已。

每次回国探亲，我都对祖国的活力和建设速度感到惊讶。当然，对老城区的保护也相当重要，因为那里承载了我们儿时的记忆。我的家乡有泉城之美誉，每次回去我都要到泉水旁、到大明湖畔徜徉，疗愈自己在海外的思乡之苦。

连续两周阴雨天气，周末放晴，天蓝得深邃通透。重庆人纷纷外出晒太阳。我注意了一下，没有看到蜀犬吠日的情况。看来古人也是喜欢夸张的。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境界，几个学生开始慢慢领悟。比如课堂上讲到“留得残荷听雨声”，一位女生发出赞叹：哇，这不是很美吗？

品读迭部

舒晋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初到迭部，就被这优美的景致深深地迷住了。

这是一片被自然格外眷顾的土地，森林密布，群峰逶迤高耸，有的雄奇峻伟，有的博大秀美，河谷深切幽长。这里像是一块世外桃源，偶尔遇见几个村民，远远地露出灿烂的笑容，热情地冲我们招手。

在蜿蜒却平坦的山路上行驶，一路山环路转，天高云清，苍莽的大山如屏似剑，层层叠叠，间或有几处村落，如珠落玉盘般点缀其间。在一处叫日尔那的村庄，我们发现这村子的每一道门、每一扇窗都蕴藉着厚重的传统，同时又不乏现代文明的对接。这个村支部书记的弟媳竟是英国人，儿媳是著名的歌唱家，他们的家庭布置，保留着藏民的一切传统，而家用电器也样样齐备。

多年来，各地的古街道、古建筑不断快速消失，幸好，迭部还保留着这些古老的农家小院。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西方不少的现代化富国，却把“落后”村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极好，使之成为他们炫耀于世人的国宝。一个国家的现代与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懂得这一点，谁就拥有了古今互动的辉煌。想必迭部已渗透了这些道理，所以才有如此和谐的景致。

1935年9月13日–15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现旺藏乡政府驻地东南侧茨日那村，毛泽东曾居住在该村一幢木楼上，并在这里向红四团下达了“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在这个与中国革命历史密切相关的小村庄的河边，有两棵大树，据说红四团曾在树底下召开会议。如今，其中一棵经不起岁月的风霜轰然倒地，横跨在河上，形成一座自然的“独木桥”，另一颗仍笔直地矗立，见证历史。

腊子口系藏语之转音，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是迭部通往汉族地区的门户和重要交通孔道。腊子口周围群山耸立，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口河从峡口奔涌而出。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前行，迷蒙的细雨不知何时悄然洒落，雨林里的生命笼罩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动物都悄无声息，大多数生物躲藏在丰盛茂密而又绿意盎然的植物帘幕后面，隐秘而又安静地生活着。

漫步于腊子口的山谷栈道，山崖的石壁上铺满苔藓，一股山泉从茂密的森林深处涌出，经过这石壁时，像不忍搅扰这寂静的山林，轻轻地放慢了脚步，柔缓地漫过来，在山脚下汇成溪流，又流向山底。空山不见人，我们却在密林深处看到了一个装满了野菜的竹筐，同行的一个人上前背起竹筐，不想试了几回，这个壮年小伙却被压得站不起来。山民天天如此负重，让我们不由地对他们的隐忍与坚强心生敬意。

“天险腊子口”是举世闻名的腊子口战役纪念地。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越过雪山草地后，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198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在腊子口战役纪念地修建了纪念碑，纪念碑南、西两面镌刻着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字“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北面镌刻着省人民政府对腊子口战役的简介和对革命烈士仰慕缅怀之碑文：“腊子口战役的辉煌胜利将永远彪炳我国革命史册；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山脚下，一座座小木屋在雨幕中安静地伫立着，周围茂盛的植物以及盛开的花朵毫无保留地张扬着她们的美丽。历史成为永久的过去，却可以激励我们珍惜今天的所有。

迭部的美是一种整体性的空间美，一种生活意境美，一种文化山水美。它与我们的心灵如此贴近，以至于所有的偶遇都仿佛是早有默契。山、水、森林、动物和转经的风车，此时此地都成为这风景的一部分。时常会经过一片片草场，悠闲的马和牛点缀在林木蓊郁、堆翠叠绿之中，如此和谐美妙。

一路上，叫贡保的小伙子陪伴我们，他笑声爽朗，为我们的行程增添了不少乐趣。贡保的解说下了功夫，他的解说是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对迭部做出的解读。这样的解说，是独一份的带着鲜活体验的、独属于贡保的解说。

言谈中贡保不经意透露出忧虑，他提醒说，过去植被比现在茂密得多，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被破坏过的植被，我不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后果。

一个导游能有如此的悲悯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不由地对他的经历产生好奇。他很爽快地告诉我，在兰州上了几年大学，毕业后又当导游。但是父母希望他回到家乡，他便依依不舍地告别兰州，回到迭部，当上了小学语文老师。这几天当导游，是县里通知他得“重操旧业”几天。他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开办一个旅游公司，通过旅游去保护迭部的生态环境。

正是因为这些可敬可爱的迭部人，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眷顾以及人文的关怀，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土地、自然、家园做最高形式的致敬，使我们回归一种悠久的传统中。

据说“迭部”藏语意为“大拇指”。传说在古代，有一位名叫涅甘达娃的神仙路过此地，被密密匝匝的山石挡住了去路。他伸出大拇指轻轻一摁，顿时，山石开裂，惊天动地，显露出一条长长的通道来。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听起来却是如此贴切，因为不论是这里的景致还是勤劳善良的人民，都一样令我们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名

司马云

在一家报社工作有年，常有机会“走出去”海外采访。经年累月，积攒下不少采访笔记，无意间发现一些人名很是“职业"。

中部非洲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一中资公司总经理名牛景路，巧的是，他的儿子也在同一公司，名牛天涯。风景在天涯？在海角？在天涯走出一条风景路？“老海外”牛景路给儿子取名，当有深意存焉。牛天涯在公司担任翻译外联，笔者泛黄的采访本上记有牛天涯提供的食品价格：鸡一只20元人民币；牛羊肉12美元1公斤；白菜论棵卖，100元人民币一棵。蔬菜价格远高于牛羊肉价格，所以员工食堂多肉少菜。行文至此，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斯里兰卡采访，项目部天天招待我吃海鲜。我说，“就来点蔬菜得了，别搞得这么复杂。”项目经理是个北京人：“美的你，蔬菜多贵呀！”得，上海鲜！

在西部非洲的科特迪瓦，结识一项目经理周沐雨。栉风沐雨，那是大西洋的风，那是象牙海岸的雨。

十多年前，赴西非马里公干，与江西一农场负责人朝夕相处，相谈甚欢。此公名谭铁牛。铁牛者，拖拉机是也。“铁牛，你这名字很农业、很职业。”“出生时逢农业机械化，拖拉机令人神往。”这家农场田间处处可见“铁牛”。一日午餐，有碗口粗的蟒上桌，红烧的，是“铁牛”翻耕时的“副产品”。铁牛与我等大快朵颐。

周一桥，中铁大桥局海外分公司副总经理，《环球时报》曾刊登其口述文章《我在海外建大桥》。“名字是我爷爷取的，为了纪念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开工建设。”周一桥的父亲周璞曾是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小组成员，承担基础工程设计。周一桥因桥得名，与桥结缘，走出国门，先后在缅甸、孟加拉国、坦桑尼亚参与桥梁建设。

张中报，一家中资公司的财务经理。这家企业在东帝汶修筑高速公路。公司总会计师介绍，“他父亲是会计出身，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做中期报表。”我说，“好嘛，娘胎里就和数字打交道，生来就是干会计的料。”

邹海湃，中铁国际南美公司负责人。我们是赶海人，海潮澎湃，心潮澎湃，必须的。